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邪正論一首

後正統論三首

思治論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曰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

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  
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  
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  
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罔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  
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  
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

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  
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  
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  
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  
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  
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  
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  
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

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  
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  
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  
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  
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  
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

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  
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  
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  
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  
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  
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  
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  
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寢貶之

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

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愆然而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部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推其卓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

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

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  
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  
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位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  
論古之人其自知名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  
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  
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  
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  
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  
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  
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  
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亦嘗以難合之故  
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  
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達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  
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  
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  
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  
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  
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



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

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  
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  
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  
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廢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  
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  
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  
春秋者前有譎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  
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  
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  
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  
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  
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  
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  
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

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  
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  
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  
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  
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  
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  
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苟息  
不然則苟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

至和二

摠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  
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五曰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子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

存非兩立之勢柰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

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觀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下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

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辨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魏受之於漢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

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

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生曰弒君者其實  
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舉  
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  
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  
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  
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  
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  
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  
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

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  
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  
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  
曰人古之人輕之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  
孰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  
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  
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  
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  
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  
霸統者傷乎名而後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 韓 轅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夫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同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忘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  
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  
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  
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  
慮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勺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  
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事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  
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  
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  
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  
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  
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  
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佞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舉無可爲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籠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激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西



